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依然旧时明月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300138954

10位ISBN编号：7300138950

出版时间：2011-8

出版时间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过常宝

页数：30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内容概要

46首古典诗词的全新读解，作者透过优美动人的文字，空灵、诗意的分析，梳理了古人的种种生命和情感，并将其与现代人的内心生活做一个沟通，带领我们走进诗人词客的情感世界，去欣赏狂放的李白，潇洒的苏轼，禅意的王维，多情的柳永，以及那些深入骨髓的古典场景：对花持酒的舞姿，踏雪寻梅的笛声，水晶帘栊后的凝望，古刹空山里的啼鸣……

是的，数千年的岁月里，每个喧嚣的白日之后，我们总会期待着一轮月亮。

它有时是小楼绮窗外的一弯新钩，有时是关山大漠里的新磨飞镜。

它是李白、杜牧、柳永、苏轼们曾经守望过的月，也是我们的月，是古往今来唯一不变的月。在它的光影里，时间的界限模糊了，生命的有限性也消失了，它以如水的清凉荡涤去我们心中的尘埃，使世界在夜色里回归到无限的澄明。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作者简介

过常宝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副院长，被评为北师大本科教学十佳教师。曾在韩国高丽大学、香港教育学院和台湾东吴大学任教。著有《楚辞与原始宗教》、《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》、《先秦散文研究——上古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》、《柳永》等多种学术著作。

作者在北师大讲解古典诗词，课堂场场爆满，校园粉丝无数，被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亲切地称为“宝宝”。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书籍目录

全国中学语文教师、中学生争相阅读的课外读物；
迄今为止最为诗意、温情的唐诗宋词解读，真正触及中国人的生命和情感；
优美的文字，细腻的笔触，哲理性的阐释；
完全不同于市面上此类读物的个人化演绎，本书是在学术根基上的大众化解读；
全书配近百幅可与文字互相对照、欣赏的古典画作，诗画一体，文图共赏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章节摘录

《春江花月夜》：温情是生命的证明 有些东西曾让我们深深感动，但我们却难以将它表达出来。

比如，当我们为《春江花月夜》所震撼的同时，我们却没办法说明诗中的水光月色、宇宙人生和游子思妇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

很多人和我一样，也在努力地尝试着各种形式的表达，他们用色彩，用音乐，用舞蹈，但往往只能再现其中一个侧面，通常是景色，或相思的感情。

这样的表达使我们原本复杂的感受变得明晰，但那决不是我所感受到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我相信，这首诗与情调无关，它也不是一首有关游子思妇的诗。

也许，除了赞美她是“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”外，我们只能哑口无言。

这一困惑鄙视我们的职业经验，挫折我们的理性，使我感到了悲观。

可这是一首不能忘怀的诗，每一次表达都是一次探险，但我只有不断地尝试。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

滟滟随波千万里。

何处春江无月明”。

这一片景色曾引起我们多少遐想：一切都消融在水光月色之中，天地一体，无边无际。

在这铺天盖地的潮水中，在冉冉升起的月轮中，我们还能感受到宇宙创造的生机。

这是一个纯净而缥缈的世界，但决不单薄，反而饱满而充实。

潮水催生了明月，月光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--那是一个孤傲的主体，它不可能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。

澄明而颤动着的空气，细密得若有若无的花林，还有朦朦胧胧隐约着的沙滩……它们使月光飘动、闪烁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它们自己不存在，它们只是月光的一部分。

在这天地之间，只有月光。

而这月光是如此的完美，它无处不在，轻灵，通透无碍。

这是一个生成和自由的境界，是一个完满而自足的境界。

但在惊叹这一景色的同时，我的内心里却隐隐涌动着怅惘。

这完美的景致太过于静谧，过于清冷，我总能感受到这背后所隐藏的深沉的缄默，并为此惶恐而孤独。

我只能茫然地在这景物中寻找。

但花林似霰，流霜飞动，白沙隐约，在那不见不觉之中，你又能捕捉到什么呢？

等你伸出手时，这又成了一个纤尘皆无的空空的存在，只有那一轮永恒的孤月在注释着什么叫空寂。

月光笼罩了一切，月光使它们都成为幻像，它让我怀疑这个美丽的春江花月夜是一个缺乏实质的景象。

它像幻觉一般美妙，但它是幻觉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那轮月亮是切实的，它虽然无处不在，却离我那么远，而且，它过于完美，这使我羞愧。

在这月光的世界里，没有我立足之处。

因为这轮月亮，我失落了自己。

我在另一首诗中也有过同样的精神体验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

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

”（王维《辛夷坞》）那也是一个完美的世界，山涧里，芙蓉在自生自灭中，在永恒而又悄无声息的开开落落中，展示了瞬息和永恒的交融，从而漠视了人类生命的节奏，把人类生命活动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。

王维是佛家信徒，他用空寂之境无情地悬置了人类生命。

我们所面对着的这一轮明艳缥缈的月亮又何尝不是如此！

生命的缺席是一个重大的事件，谁也不能无视这一事件，面对这样的宇宙境界，我们能不重新审视自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吗？

二 张若虚不是王维，那轮月亮也不是山涧里自在明灭的芙蓉花，它曾经满怀希望地关注着人间。

在诗人反复的发问中，有着留恋和惋惜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

江月何年初照人？

”最初相见那一刹那应该有着无限的惊喜，但人类生命又给月亮带来什么呢？

人的生命太短暂了，太虚幻了，它甚至来不及举起头来问候一下那轮明月，就匆匆逝去，淹没在汨汨的流水中，不留下任何痕迹。

代代生民虽然像长江流水一样绵绵不绝，可是有哪一朵浪花值得期待呢？

人类生命不过是个虚幻的瞬间显现，永恒的只是月亮。

月亮也因永恒而孤寂。

明月在岁月中渐渐冷却，渐渐高高地挂起，它注视着目光里，应该有失望，应该有怜悯。

可即使希望渺茫甚至绝望，仍然有期待：因为不甘心，不甘心就此归于虚无，就此湮灭在朦胧之中。

像王维那样直面虚无，需要坚强的毅力，更需要有坚强的神经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做得吗？

生命由于自身的短暂和虚幻，而在宇宙之间失去了自己的落脚点，这我们知道；没有什么人值得江月期待，我们也知道。

但总应该相信，期待本身是值得的，那是我们不能放弃的立场：找回自己。

三 人生如寄，生命个体时常要领略无常的悲哀，就如同飘忽不定的白云，又知道归宿何处？

“白云一片去悠悠，青枫浦上不胜愁”。

这片白云，它是转蓬一般浪迹天涯的行踪，还有一段依依不舍的别情？

当诗人用“谁家”、“何处”来发问时，他所要描述的实际是一个无家不有、无处不在的生命现象——离别。

这是一个永恒的、超越的生命之问。

中国古人对别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，“黯然销魂者，惟别而已矣”（江淹《别赋》）。

离别不仅是人生中最突出的无常现象，它还最真切地凸现了此在的孤独，最形象地暗示了人生的结局。

林黛玉正是在永恒之“散”的压力下，才对“聚”小心防范，说还不如不聚的好。

有一首叫《央金玛》的歌，用来自雪域高原的神秘而苍凉乐调，反复而含糊地唱着这样一个故事：“我一生向你问过一次路，你一生向我挥过一次手。

”一个偶然的相逢正揭示了永久的离别和永恒的孤独，也就触发了人生的无限悲凉，所以它才是一个生命事件。

从生离死别这四个字的组合中，我们知道，分别并不仅仅是分别，它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。

但分别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体验悲凉。

从那个为相思所包裹着的柔弱的心灵中，我们还能领略更多。

那徘徊左右，“卷不去”、“拂还来”的是月光，也是少妇心中的孤独和思念。

但月光又是什么呢？

那轮古往今来的明月不也在孤独和期待之中吗？

当它如此痴迷地纠缠着那个少妇的时候，我的心激动起来：难道月亮所期待的是这个柔情满怀的少妇吗？

你看，当少妇沉浸在无边的思念之中时，月亮和不再有人有隔膜，她们交融为一体，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”。

这是一个奇迹：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浪花，凭着自己对孤独的真切体会，凭着自己的一腔深情，在这个寂静的夜晚，和月光汇而为一。

这时，我看见鸿雁翻飞，鱼龙潜跃，江水中荡起美丽的波纹。

感情使个体生命绚丽，心中的月光亦是无穷无尽的，这个时候，生命不再虚幻，她和月光一起在飞。

离别不仅是寂寞，离别还催生着温情。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对离别执著的人，也就是对温情执著的人吧，就像林黛玉。

“闲潭落花”，是一个何等清丽的梦境，在那脆弱而美丽的梦境后，是一颗让人深深感动的满怀期待的心。

生命就要在落花流水中耗尽了，但没有悲愤，没有悔恨，只有无尽的悠悠别情。

在又一个为浓浓的月光所包裹的夜晚，让我们一起相思吧，“碣石潇湘无限路”，即使爱人永远不会回来，我们也要用期待紧紧地拥抱这轮月亮。

这时，不再有对虚无的恐惧，我感受到此在的欢愉，巨大的幸福像潮水一样涌进我的心房，因为我看到这个宇宙不再冷寂，有片片温情在这春江花月夜里摇曳。

四 从“皎皎空中孤月轮”到“落月摇情满江树”，诗人完成了生命探险的历程。

当我们用自己的生命赋予那个貌似自足而完美的江月以温情的时候，我们从宇宙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我们确证了生命的价值。

生命短暂，人生如逝，但温情，恰是人类在这宇宙间之所以立足的理由和根据。

这是中国古人的第一次补情冲动。

自这次艰难的历史之后，温情在中国文学中就具有了本体超越的意义。

每当个体生命面临着虚无的绝境时，就会有一只充满温情的手给诗人以巨大的安慰，帮助诗人抗拒着无边的黑暗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的祖先就没有停止过对温情的追逐，从片片红巾翠袖到月光如泻的大观园，有条温情的河流一直在默默地流淌，在冲刷着我们内心的悲哀。

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

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。

当我抬起头来，看着窗外如水的月色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

《定风波》：“闲拈针线”中的生命承担 定风波 自春来、惨绿愁红，芳心是事可可。

日上花梢，莺穿柳带，犹压香衾卧。

暖酥消，腻云弹。

终日厌厌倦梳裹。

无那。

恨薄情一去，音书无个。

早知恁么。

悔当初、不把雕鞍锁。

向鸡窗、只与蛮笺象管，拘束教吟课。

镇相随，莫抛躲。

针线闲拈伴伊坐。

和我。

免使年少，光阴虚过。

柳永在当时即词名远被，从宫中到域外，时人无不流连于那一往而深的脉脉之情。

但这些词作一被作为品格的依据，就被看作“薄于操行”，不合时宜了。

柳永因而被剥夺了士人的生存理想。

其实北宋时代社会风气相对宽松，文人沉湎于歌儿舞女实在平常，也不是写不得，但表达的分寸却至关重要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作为一条界线，凸显了柳永的尴尬和意义。

《画墁录》载，柳永不甘心久沉下潦，期望得到同是词人的当朝宰相晏殊的帮助。

“晏公曰：‘贤俊作曲子么？’

‘三变（柳永）曰：‘只如相公亦作曲子。’

‘公曰：‘殊虽作曲子，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。’

‘柳遂退。’

”这一段对话是颇耐人寻味的。

作曲子是晏殊拒斥柳永的一个理由。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晏殊虽然也作曲子，但恐怕更是以诗自鸣。

宋祁《笔记》卷上说：“晏相国，今世之工为诗者也。

末年见编者乃过万篇，唐人以来所未有。

”所以，曲子对晏殊来说不过是余事，而柳永乃专力作词，传世的诗只有一首。

在北宋，诗和词有品格高下雅俗之分，柳永当然心知其意。

晏殊特举出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一句来说明自己和柳永的差异，表明了一个所能容忍的限度，这一点是更有意味的。

晏殊自作了不少艳情词，如“萧娘劝我金卮，殷勤更唱新词”（《清平乐》）等，显然，他是不能以己之艳情来指责他人的艳情的。

那么，晏殊从这看来极为普通的词中到底感受到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呢？

词人写艳情是有不同层次的，写女子美丽的外貌，写女子深挚的情感，写女子哀婉的人生命运，等等。

仅仅认取外貌和感情，那仍然是一种士大夫的情趣，是欣赏的态度，或是自我性情外化的形式。这里面不妨有感动，有同情，但惟独没有承担。

要承担，就必须抛下士大夫的立场，设身处地，体认女子的命运。

这一点关系到词作者的人生出处，关系到词人对士大夫这一文化角色的认同与否，所以，晏殊甚为看重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，所表达的是一个平淡而又真切的日常生活场景。

日常生活，既不同于儒家的君臣大业理想，也不同于道家的虚静淡然的境界，在文人笔下的公然体现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挑战姿态，是对文人理想的摈弃。

它是以真切的此在体验，以平凡庸常的现实体验，来否定那种或是动荡奔波或是寂寥虚无的士人生活；并通过日常生活的执著，确认了种种人生追求的虚妄，确认了只有能真切把握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实的人生。

显然，它表达了柳永对现实人生困境的抗拒，这里面所透露出的人生观，对晏殊的士人理想构成了威胁。

和“萧娘劝我金卮，殷勤更唱新词”不同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是一种温情的陈述。

它们所传达的虽然都是爱情的感受，但前者是一次感情事件，是一次激情的享受；后者则是一种感情的信念，是一次生命过程，是此在人生的托付和归宿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是一个毫无欣赏性的情节和形象，它自觉远离了戏剧性的情节，没有花前月下，没有把盏悲歌，没有卿卿我我，有的只是时光流逝中的默默守候。

这些意味着，作者所关怀的不是感情的发生，它以那种平易和悠长体现了对感情的回味和守护，而这种平易和悠长正是漫漫人生的节律，所以，它要表现的是情感对于全部现实生命的意义。

这不是文人的情趣。

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所放逐的文人，失去了存在的依据，只能认同温情为自己最后的家园，并支持着自己漂泊无依的人生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正是一种安全的温情，是一种温馨而快乐的人生体验！

柳永对这种感情有着特殊的依恋：“应念念，归时节。

相见了、执柔荑，幽会处、偎香雪。

”（《塞孤？

一声鸡》）脉脉温情创造了一个美好而完整的情境。

在这个情境中，人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和虚无，尽情地享受自己，把握自己的存在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就是对这一温馨世界的真切守候。

那种分分秒秒的关注，不仅是温情的咀嚼，在这句词的背后，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对离别的恐惧。

离别在柳永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而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生存状态。

生就了的文人身份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功名之念，总是在事实上和下意识里给一次次的感情带来灾难和威胁。

柳永在词中经常用“人间天上，暮雨朝云”这种悲哀的典故描述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就使我们窥见了生

<<依然旧时明月>>

离死别的阴影。

即使当他沉浸在“恣情无限”之中时，仍深情地吩咐：“留取帐前灯，时时待、看伊娇面。

”（《菊花新？

欲掩香帷论缱绻》）这里所表达的惜取时光、惜取感情的心情，实际上是对感情短暂的恐惧和留恋。

这与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心情是一样的。

那就说明，有一种悲剧感在柳永心中先于爱情而存在，显然，不能排除的功名之念使得柳永不能在温情中彻底安顿生命。

柳永不得不时时体验爱情短暂无常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作为一种期望，它体现了柳永内心的愧疚和自责。

感情生活的放纵已经断送了他的仕宦前途，他只好退守感情世界；而那无法摆脱的功名之念，又在动摇并伤害着他的温情世界。

温情世界作为一个精神的家园，它和离别的恐惧是如此紧紧地纠缠在一起，构成了柳永的生存感受。

正是它使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一句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感，动人心魄。

正是这种生命感受，使得柳永全身心投入到日常的情感体验当中，并使得他的情词意蕴丰厚。

他抛弃了文人本位，抛弃了优雅的姿态，从生命体验上认同闺阁之情，这才能有情感的平等交流，才能有对苦难的承担。

几乎每一次爱情都使柳永感到不安，甚至他的“羁旅行役”之怨几乎都不能离开对于离别的悔恨。

这就是承担的勇气。

凭着这份勇气，柳永总是直接进入闺情中，体会那种种的喜乐哀怨。

从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中，我们除了能感受到对日常生活的依恋和执着外，还能感受到有一份柔弱和忧怨。

这份柔弱和忧怨深深震撼了我们，因为那是命运的希冀和无奈，是对痛苦的咀嚼。

让自己进入，就意味着主动承担痛苦，痛苦要比同情更真实。

柳永正是完全进入了抒情主人公的情境之中，才能感悟日常生活，才有这种素朴而真切的感受，才能从平易的毫无情调的场景之中认取真情。

但那却是一种时时刻刻的感受，因而才是一种生命的感受。

晏殊认为这一句词使得柳永失去了文士的身份，显然没错。

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，抚慰、安顿了柳永焦虑的心灵；但是，它又显得如此的苍白和软弱，反过来突出了人生的无常，使人领略到人生的悲凉。

我们只有认可这个悲剧，因为悲剧是有意义的，至少，它把我们心中的焦虑，转化为一种悠长的哀怨之情；它把我们的荒诞感，转化为一种对人生的留恋和牵挂。

这也许就是这一句词的价值所在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